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丰臣秀吉

上

光与火

〔日〕山冈庄八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丰臣秀吉

上

光与火

〔日〕山冈庄八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YAMAOKA SOUHACHI REKISHI-BUNKO TOYOTOMI HIDEYOSHI》

©Yamaoka Wakako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Beijing, China.

版贸核渝字（2012）第17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臣秀吉：光与火 /（日）山冈庄八 著；郭宏达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29-06543-0

I. ①丰… II. ①山… ②郭…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563号

丰臣秀吉：光与火（上、下）

FENGCHEN XIUJI GUANG YU HUO

[日] 山冈庄八 著

郭宏达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特约策划：余守斌

责任编辑：陈 丽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插图：夏吉安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3.5 字数：1319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9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卷 / 0001

日吉丸，日本战国时代尾张中村一个农民的孩子，他顽皮机智，更有不服输的性格。当他离家流浪、三餐不继之时，依然夸口要夺取天下，拯救万民。他以跟随织田信长牵马，开始了志在天下的事业。日吉丸，他后来的名字是木下藤吉郎、羽柴筑前，以及丰臣秀吉。

第二卷 / 0197

由牵马、递草鞋起家，木下藤吉郎秀吉与一代豪杰织田信长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协助抗争声势浩大的今川义元，成就织田信长赫赫威名的“桶狭间之役”，到独当一面经营筹划的“吞并美浓之役”，木下藤吉郎秀吉逐渐成为织田赏识的亲信。驱使他一往无前的动力，除了他张扬的个性，坚毅的行动，还有他以不扬之貌面对心仪女子的爱情。

第三卷 / 0393

漂泊不定的人生航船在春光灿烂中起锚。织田信长的妹妹，战国第一美女阿市航向未知的命运。刚从动荡人生中找到稳定磐石宁宁的藤吉郎秀吉跌入了忘我的美妙境界。对阿市的憧憬又夹缠到他不断增长的野心上。命运又驱使他去攻取小谷城，那正是阿市所嫁的浅井长政的居城。奔驰在战场的大将藤吉郎，同时也必须在另一个情爱战场上应付遥不可及的阿市，近在身边的宁宁，还有为了家族前途而献身的满津……

第四卷 / 0593

不满足于一国一城之主的羽柴筑前守秀吉，在率军攻打

中国地区的毛利家之际，传来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殉身的消息，让筑前的野心全面抬头了。设计快速脱离战场，以迅雷之势赶向京都，仅仅在事变之后十一天，羽柴秀吉就在山崎与明智光秀对峙，并且大破明智军，取得一匡天下的发言权。面对同为织田家臣的同僚，秀吉不再谦让，奇计频出。

第五卷 / 0785

织田的首席家老、阿市再嫁的丈夫柴田胜家是秀吉最后的一块绊脚石，贱岳之战决定了柴田胜家失败的命运，然而筑前梦寐以求的仙女阿市却随着柴田居城北庄城的火焰随风而逝。这时，羽柴秀吉成了全日本的盟主，他兴建金碧辉煌的大坂城，极尽奢华以炫耀天下，并晋升关白大位……此外尚需面对德川家康实力渐增的现实。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两位战国枭雄终于无可避免地开始较量了……

第六卷 / 0971

丰臣秀吉把对阿市的爱情，转移到了阿市之女茶茶的身上。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纳下了茶茶。为了超越织田信长，为了幻梦般的野心，丰臣秀吉开始了对大明王朝的妄念。他以攻伐朝鲜入手，却没有想到大军胶着在海峡的对岸，动弹不得。醍醐的赏花茶会后，他再次预备亲征。血腥的内廷斗争，终不能挽回他命定的失败，而且上天对人类的终极公平等在那儿：丰臣秀吉，不得不面对他人生最后的一幕——死亡。

附录：

丰臣秀吉年谱（1537—1598 年）

丰臣氏·高台院系谱

尾张·三河要图

京都·奈良·大坂附近要图

小牧—长久手之役

丰臣秀吉

光

与

火

第一卷◎

可怜的流民

天文十三年（1544年）十二月中旬，一伙流民从尾州爱智郡的中村乡流窜到稻叶地、东宿一带行凶作恶。

恰巧，当时这一地区的强壮男子都被领主织田弹正忠信秀驱赶去攻打美浓，这伙流民因此得以为所欲为，洗劫了许多村庄。

东宿本来是以养兵为业的萱津勘次长晴的地盘。后来他带领近三百名党羽到美浓赚钱去了，不然的话，他们是完全有能力抗击流民的。结果因为没有强壮的男子，东宿只好任凭流民作恶。

这伙流民约有七十人，从西面越过木曾川三角洲，像荒年的蝗虫一样蜂拥而来，兵分三路宿营后，开始进行残酷的掠夺。

一队占据了中村的庄屋甚左卫门的家，一队占领了稻叶地的正圆寺，而讽刺的是，另有一队则出人意料地进驻了前面所提到的萱津勘次长晴的宅院。他是能与海部郡的蜂须贺小六相提并论的乱波（野武士）的大头目。这伙流民如此胆大包天，令人瞠目。

没有人知道这伙流民从何而来，目的何在。

应仁之乱以来近百年，战乱不断。据说西国、中国（在古代指日本京都附近的诸侯国，现指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四国一带的百姓因粮食被抢，房屋被烧，而对生活感到绝望，完全丧失劳动热情，只好离乡背井向东流浪。

这伙流民分三路安营扎寨后，就乱哄哄地往扎寨的那几家搬运战利品。

他们不仅抢掠米、酱、衣物、武器、蔬菜、被褥等物，连良家妇女、家畜等也不放过。

有个人戴着奇特的芦桶，在瑟瑟的腊月寒风中跑回来，抢来了念佛用的坐钺。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嘴里叨叨咕咕地从田间小道蹦蹦跳跳地跑回来。

“喂，你这是在搞什么把戏？”

“这个嘛，我以为是个年轻姑娘，结果抱起来却发现是个老太婆，一气之下把她勒死带回来了。算我倒霉。”

“又碰上个老太婆，你这个坏小子。”

战争持续了百年，老百姓两三代人自暴自弃，丧失了生活信心。第一代看到这种状况，认为这个社会完了。

第二代、第三代从出世之日起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他们从未见过和平、道德、自由之美，所以也就不可能会有什么“良心”。

人的感受有敏锐的一面，虽然有时也能创造优秀的文化，但也不时不由自主地露出动物本性。

破坏比创造省力，而且有时破坏比创造能带来更大的欢乐。

这三路流民中，以在东宿的大头目勘次长晴的宅邸安营的一伙流民中暴徒最多。

“喂，天黑了，点起篝火吧！显得更有氛围。”

一个敲着钺回来的男子高声大叫后，在廊下喝着不知从哪儿找出来的日本浊酒的男子立刻响应：

“那好，这事包在我身上。”

“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动脑。”

“这帮家伙，又借酒兴神吹起来啦！”

“这可不是吹，里面已经绑架来五六个美女，怎么样？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吃饱、取暖，然后把周围照得通明。”

“所以我说要点燃篝火嘛！”

“是，知道啦！”

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咋咋呼呼地比画着：

“我在这里连侍童都找好了，已做好一切准备，等着瞧吧。喂！你们两个小毛孩子过来！”

他这么一喊，两个孩子瞪着警戒的眼睛，从原主人勘次引以为豪的变种小叶罗汉松古树后面走出来。应该说他们是这乱世的第三代产物。

一个十一二岁，另一个好像小二三岁。两个男孩正处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年龄，有一颗强烈的好奇心。

当然，这不是流民从外地带来的。凡是新进村的人，无论是卖糖的，说鼓词讨饭的，他们俩都从早到晚紧跟不离，总想从中发现未来的人生。他们贪婪，但又正直，喜欢冒险，多愁善感，是这一带的后继人。

“喂！小东西，刚才说好的，快把火点着！”

年龄大一点的胖墩墩的男孩抬眼瞧瞧，点点头。

“我要是点火，回头说不定会遭到萱津大将的申斥。”

“已经答应的事，快点吧！”

“好，这就去，日吉，来呀！”

他催促着另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男孩跑到庭院中央来。

年纪小的少年背上背着婴儿，婴儿身上缠着破布，难以分辨性别，不知是他的妹妹还是弟弟。时值十二月中旬，寒风刺骨，天色已晚，流民闹事，家里的父母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而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早已把回家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完全成为怀有好奇心的俘虏了。

一会儿，萱津勘次长晴头目的宅邸的一角一下子火光通明，能听到噼噼啪啪的火花爆裂声。

恐怕只知道和平社会的人看到这种事会骂他们是恶魔、妖精，而拼命诅咒。

这座宅院的主人萱津勘次长晴原来是以雇人打仗为职业。因此，宅院修成小堡垒式。

周围护城河环绕，入口处栅门森严，周围有党羽的长房围绕着，庭院的中央是粮仓和马圈。

如按照社会的称呼方式，他也是清和源氏家族，代代尾张的侍卫，为斯波家服务，是这一地区的豪族。

然而，如今斯波氏等于不存在，换句话说，他是野武士的大将、土匪的总头目、雇佣兵的经营者。因此，修筑这种奇妙的住宅是出于自卫的必要，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让两个孩子来放火点燃马棚，也未免太残忍了。

能使用的马都被勘次长晴租给这次战争，拉到美浓去了，所以马棚里只剩下一匹不知何时分娩的母马。可怜的流民为了防止母马逃走，把母马五花大绑地捆住，然后让人放火燃烧马棚，使其同归于尽。

那个酒醉廊下的男子得意扬扬地叫喊着：

“哈哈！怎么样？知道我的用意了吧。在那里点火，满院都如同白昼，别的不说，首先可以取暖。不，仅这一点还算不了什么，等一会儿，来个烤全马，大家带着酱，吃起烤马肉来别的什么菜都不必做了。这叫一举三得，

我的独家兵法。哈哈……”

正像他说的那样，火光照亮了庭院，同时渐渐暖和起来。被捆绑的马仍然忍受着火刑，痛苦地挣扎着。

要说何为可怕，没有比乱世之时暴徒不以罪恶行为为恶的野蛮行为更可怕的了。

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无止境的破坏不断扩大，最终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恶魔。

集聚在这里的一伙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恶多端的坏人。不得不说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生存。他们是可怜的群体牺牲品。与此同时，事实也表明他们变成了丧失人性的冲动的动物。不，令人恐惧的还不只这些成年人。

在那个醉鬼的指使下，点燃马棚的就是两人中年龄大一点儿的胖墩墩的少年。他看到火烧着马鬃后，对年纪小的小鬼说：“喂，日吉，把人这样烤一烤也能蘸酱当菜吃吧。”

日吉的圆眼睛里映着红红的火焰。

叫日吉的小家伙摇晃着背上的婴儿，奇怪地皱着眉头。

“啊！我不想吃人肉。”

“那么，这马肉你也不想吃吗？那个红脸叔叔说让我们吃烤得最好的地方，比野鸟和兔子好吃多啦。”

“嗯——”

“那匹马在疯狂地挣扎，它挣断绳子站起来了，撞到篱笆上，两眼闪闪发光，把壁板也踢掉了……”年龄大的少年边喊边跳。

周围渐渐地暗下来，火舌显得更红。在火光的映照下，少年的脸恰似地狱图中的小魔鬼。

那匹马发出一声惨叫，突然倒在地上。集聚在火堆周围的人们立刻围拢上来鼓掌欢呼。

大概破坏的顶点便是屠杀。熊熊烈火的旋涡使那些脱轨失常的暴徒们越发陷入可悲的兴奋之中。

“喂，火势在减弱，赶快加木柴！”

“哎，来啦。这样一来好像寒冬已经过去，夏天来临了。”

“说得真对，果然是一举三得。”

大家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一边从四面八方找来拉门、饲料桶、农具、木柴，总之碰上什么拿什么，顺手统统往火里扔。

反正他们只是在这里住一两宿的过路蝗虫……还要一直向东前进，向关东、奥州方向流浪，他们认为总会在那里找到住得舒适的地方。他们是

怀着这种茫然的空想背井离乡的流民群体，虽然嫉妒他人的财富，但也并不吝惜……

本应用来镇压他们的武力，由于忙于内部纠纷，根本无力维持治安。在这种混乱不安的时代，事情越来越脱离轨道了。

战国三世

“小东西，你烤得不错，你们也随便撕着吃吧，吃得饱饱的。”

这个阴险的“一举三得”的发明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长刀，从马屁股上挖下一块肉扔给两个孩子。

“日吉，吃吧！”

年长的少年亟不可待地盘腿坐在大人中间。

“你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酱是我取来的，那……”

被叫作日吉的小家伙仍然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屏住呼吸静观当时的场面。

这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观。在五百坪（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左右的庭院中央，一个被烧毁的马棚，不由得让人生出疑问，这些围成半圆形席地而坐的流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他们装束奇特，与众不同。

一个、两个……共有二十七人。

这些人中，有穿女装的，也有穿无袖披肩的，有穿抢来的衣服的，还有人穿的是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带有家徽的礼服。

那个不知从哪儿偷来坐钎的家伙，又在院子里找到一件圆领袈裟，一本正经地套在膀子上，不时地敲打着坐钎说：“南无马头观世音，在我腹中成佛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他以滑稽的动作往切下来的马肉上撒盐巴，穿成串后再重新烤。

在他右边的人故意脱光衣服，把衣服搭在膝上，一边烤着后背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马肉。他身旁的人提来小壶开始忙着烫酒。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马肉吹凉，狼吞虎咽起来。他们的主食各不相同。

他们分别闯入不同的人家，抢掠的东西不同，抢来的食物自然都不一样。

“怎么样？好吃吧。”

年长一点的少年盘腿坐在发明“一举三得”的那个人身旁开始吃马肉。那个人眯起眼睛摸着少年的头说：

“你干得不错，叫什么名字？”

“我嘛，我叫仁吉，但没人叫我的名字，人们都叫我仁王（金刚力士）。 ”

“噢！那你是个相当小的金刚力士啦。你像金刚力士那么有力气吗？”

“嗯，稻叶地大寺院的仁王少个鼻子。”

“什么？没鼻子？可是你却有个端端正正的鼻子。”

“是啊，因为缺个鼻子，和尚说太难看，于是用面团做了个鼻子安上了。那个鼻子很像我。”

“哈哈，是这样。那我明白了。你是个很会绕圈子的仁王哪。好，多吃点，给你个饭团吧。”

“谢谢！”

仁王被他那么一说，过于圆溜的鼻子显得扬扬得意起来。

“喂，日吉，你也吃吧！你的肚子不是也饿得咕咕叫吗？而且即使回到家里也没有饭吃吧。给你半个饭团，喂喂背着的孩子。”

“嗯。”

日吉舔舔嘴唇，瞧瞧饭团，又看了看递过饭团的那个人，那个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饭团。

“仁王，这个放进阿竹的嘴里，他刚才醒了，好像要哭。”

“好，我喂他。吃吧，吃吧。好香，吃吧。肚子饿了吧……哎，吃了，马肉也吃下去啦。”

“啊！连马肉也吃了……”

日吉好像大吃一惊，把背带从肩上卸下来，将孩子移开仁王身边。

“阿竹……真吃了吗？”

“好吃的东西就吃吧。你也尝一口吧。”

日吉咽了口唾沫退后一步。日吉虽然有点脏，瘦骨嶙峋，但大耳朵大眼睛，面孔和善，好像很招人喜欢。

“你也够倔强的，真的很好吃。”

“是吗？”

“你还小，大概是因为看到马死的惨相就不想吃马肉了。马肉同马死没关系，马肉很好吃的。”

仁王说着咬了一大口，吧唧吧唧地吃给日吉看，这时日吉肚子里的咕咕声连周围的人都能听到。

“连阿竹都吃了，那我也尝尝吧。”

“好，尝尝看。”

仁王马上用他那黑乎乎的手指撕了块马肉交给日吉。

日吉把马肉塞到嘴里，望着天空，用力细嚼着。

人们适当地添些木柴，熊熊的篝火照得周围温暖明亮。严冬夜空上的星星隐约可见地闪着寒光。

“好香啊！”

“好吃吧！啊……”

“好吃是好吃，可是……”

“可是，可是怎么啦？”

日吉以吃掉剩下的饭团代替了回答。

只要忘掉刚才残酷地放火烧马一事，蘸了酱的马肉真是好吃得无法形容，但马肉的香味又引起日吉苦恼的联想……

（可能妈妈、姐姐还饿着肚子呢。因为今天爸爸需要买药。）

日吉已经没有生父了。

他家住在中村。生父叫木下弥右卫门，曾是织田弹正忠信秀的部下。

天文二年时，日吉的父亲在同三河的松平清康的一场战争中右脚骨折，从此不能奉职，引退回中村成为平民百姓。后来又患上了肺结核，整整度过了两年的病榻生活，于三年前的正月初二离开人世。遭此不幸的妻子带着阿满和日吉两个孩子终年过着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生活。

村里的人们见了不忍，便让竹阿弥做了木下家的赘婿（即日吉的第二个父亲），然而，继父的身体也不太健康。

继父竹阿弥曾作为司茶者侍奉织田信秀，但由于身体不好请假回村了。

尽管如此，家里还有些微薄积蓄，竹阿弥用那笔钱将木下家抵押出去的田地赎回，自己和妻子一起去干农活，教茶道、花道，总之，一度摆脱了饥饿。

从那年秋天开始，竹阿弥全身关节疼痛，时好时坏。

日吉的弟弟竹五郎（即阿竹）出生那年，战祸接连不断，农田被接连践踏，一片荒芜。

正像仁王说的那样，日吉家已经断粮，妈妈、姐姐在用仅有的一点稗子加干菜末做的稀得都能照脸的菜粥充饥。

“日吉，想什么呢？不再吃点吗？”

“嗯，我吃了。可是，仁王……”

“可是什么？怎么啦？”

“我……我想让妈妈、爸爸也尝尝，还有姐姐。”

日吉叹息着那么一说，仁王若有所思。

“嘘——”

仁王掐了一下日吉的膝部，然后像猫一样缩着脖子。

“日吉，小点声！”

“嗯……怎么啦？仁王！”

“不，没什么。日吉，你真了不起！”

“什么了不起？”

“我感到羞耻。我家比你家还穷。可是，有好吃的时候，我只想着自己吃。你真了不起。”

仁王这么说着，眼中再次露出严肃的目光。

“现在就开始冒险吧！怎么样，日吉？那么大一匹马，能都吃完吗？肯定会剩的。他们剩下的话，我全要。是你提醒了我，所以也给你准备一份‘礼物’。不愧是日吉，你真了不起。”

仁王极力赞扬日吉，然后向身旁的醉鬼劝酒。

“红脸叔叔，再喝点，啊，叔叔。吃饱喝足后都进屋睡觉。这里的大将还要四五天才能回来……喝呀！叔叔……”

出于孝心的计策

当天夜晚，日吉回到中村自己家时已经八点多了。

村子里一片黑暗，死一般的冷寂。惨遭无情洗劫后的恐怖气氛尚未消除。时而听到远处的犬吠，更让人感到阴森可怕。

日吉站在家门口时，才发现自己回来得太晚了。

（爸爸一定会……）

他看看手中提着的“礼物”——马肉，忐忑不安的心情随之烟消云散。他龇牙笑了笑。

对日吉来说，今天是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流民进村时，他吓得两腿直哆嗦。当看到他们抢劫的目标并不是日吉、仁王这样的穷苦人家时，便放下心大胆起来，而且产生了尾随流民看个究竟的想法。他想亲眼仔细观察他们究竟都干些什么勾当。

他独自去有点胆怯，于是邀稻叶地大寺守墓人的孙子仁王做伴。

起初他们还有点胆战心惊，但走近一看，流民好像并不可怕。自认为胆量超群的日吉，好奇心更加强烈起来。

日吉、仁王亲眼目睹这家一向专横跋扈的老爷跪伏在地、低三下四的丑态。看到那家的主人主动打开衣柜取出衣物和钱财。他们亲眼看到某一家的两

个女儿像鼯鼠一样躲藏在白薯窖里。有的人家怕惊动流民而把狂吠的狗勒死，有的人家被迫用大锅为流民烧饭。有的人家里被流民的泥脚踩得一塌糊涂。

如果不亲临现场，是不会知道流民的所作所为的。因此，日吉和仁王提心吊胆地仔细观察着。当看到一伙流民越过萱津勘次长晴宅邸的栅门时，不由得惊愕不已，魂飞魄散。

令人生畏的长晴，势力仅次于领主。当时已经有几个村的女子躲在那里避难。

（他们到底会怎么办呢？）

日吉和仁王站在门口紧张地屏住呼吸窥视里面的动静，意外的是，里面并没有明抢豪夺的迹象。一会儿，那位“一举三得”的男子出来把日吉和仁王叫到中庭，吩咐他们拿锅洗碗。

干这些事，比起烤全马、偷烤马肉那一刹那的紧张心情，简直是小事一桩。

马厩里噼噼啪啪地响起火花声时，简直让人感到窒息。

头一次把马肉放在舌头上品尝时，那种莫名其妙的感慨恐怕难以用语言向父母述说。

最后，为了给家人带点马肉，日吉和仁王绞尽了脑汁。

暴徒们在熊熊烈火旁尽情品尝马肉，开怀痛饮，狂放地掷骰子下赌注。吃喝完毕，其中二十五人陆续回房间休息，剩下的两人像是轮流站岗的。

“他们力量大减。”仁王说。

“我们两个对付两个大人，正面交锋肯定会失败的。”

马肉还剩下许多，但他们俩却不敢贸然开口要。

“小鬼，该回家啦！家里正在为你们担心呢。”

那个站岗的这么一说，他们以为可能一切全完了。

“日吉，我可下定决心了呀！”仁王小声对日吉说，“我设法让他们再喝点浊酒，等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一下子把他们打死，否则我们就当不成孝子了。”

“能一下子打倒两个吗？仁王……”

“退缩不前就不是英雄好汉。再说我们自己酒足饭饱，置家里人于不顾也不符合武士道的精神呀。”

仁王渐渐地习惯了这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已分不清这是现实生活还是在做打仗游戏。

日吉思考着。

他们在乱世中学会打仗游戏。平时玩打仗，背着婴儿的日吉经常扮演军师的

角色。

“日吉，别想那么多了。我调查了一下放浊酒的地方。骗他们去喝酒，胜败在此一举。”

“等等，仁王。”日吉急忙叫住仁王，“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嗯……因为我是军师，所以得按我说的办。可以吗？”

“如果是高招儿，当然可以。怎么干？”

“我们一块儿回家。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好吗？”

两个站岗放哨的人在残火旁取出骰子开始赌博。

日吉过去告别。

“晚安。”

“噢，小家伙，回去吧！回去吧！”

日吉拉着仁王的手刚出大门便挺起胸膛满怀喜悦地说：

“仁王，放哨的一出大门，你立刻去割马肉，然后拿着马肉向中村方向跑。明白了吗？”

“什么？他们俩跑出大门……”

“嗯，这是调虎离山计，快行动吧！”

一想起当时的紧张，现在日吉的心好像要蹦出来一样。

刚走出大门，日吉又慌慌张张地跑回残火旁。

“叔叔，不好啦！”

“你怎么又回来了，出什么事啦？”

“刚才我出门往右一拐，发现五六个人跳过壕沟朝后门去了。”

“什么？五六个人？！”

“是的，”日吉紧张得口干舌燥，润了润嗓子说，“一定是从别处逃来的。都是女的！”

“啊！都是女的？！”

他们立刻收起骰子，拿起身旁的长枪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喂，都是女的！这下子我们可有事干啦。”

“快走！”

两人一起跑出大门，躲在里面的仁王欣喜若狂，直奔向马肉。

“八幡菩萨，成功了。果然是杰出的武士，有智谋的军师。”

然后，两个人拼命沿着壕沟往右跑。

日吉巧妙地骗过那两个放哨的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战利品。他手提着用绳子捆着的近一贯（一贯等于 3.75 公斤）的马肉站在家门前。